

史記志疑卷五

仁和梁玉繩撰

始皇本紀第六

見呂不韋姬

案姬者周姓古時男子稱氏婦人稱姓齊姜宋子亦猶然也

姬是貴盛之族故後世以爲婦人美稱

說見詩陳風疏

得通言之已

屬假借不知何時又稱妾爲姬其誤蓋始于周末史公亦隨

俗書之事之流傳失實往往若是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及宋

葉夢得石林燕語與避暑錄話嘗論及焉至宋徽宗改稱公

主爲帝姬見宋史本紀九屬笑柄

名爲政姓趙氏

案秦不當氏趙政當作正竝說在秦紀

年十三歲

案周禮太史職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月令疏解之甚明然此是歲年相對故有中數朔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爾雅夏曰歲周曰年是已古無年歲竝稱者曰知錄三十二云天之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

莊襄王死

案此獨變言死何以貶也當書曰卒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附案此總敘秦所置郡獨無南陽黔中蓋越卽黔中宛卽南

陽而南郡則取楚郢所置文法錯綜或疑有缺文非也

王齕

附案徐云一作齕是也秦紀白起傳竝作齕此兩書皆作齕
誤年表既作齕又作齕亦誤

二年廩公將卒攻卷

案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煩此時攻之疑卷字誤

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

附案表作七月是也史詮曰今本七作十誤

將軍驚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案春申君傳上秦昭王書有拔燕虛酸棗之語則此三城已
于前三十餘年取之矣或者是時因拔長平雍丘山陽而復

定三城之疆界歟至表言取酸棗二十城則脫不全載當衍酸棗二字

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

翟敎授灝曰擊秦之役年表但言五國共擊秦楚世家但言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惟趙世家云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葢不拔他處俱略不書以余論之衛微弱僅存被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葢燕楚趙魏韓五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至取壽陵之說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五國所攻者乃新豐之葢非壽陵也攷壽陵是趙地不知何時屬秦正義云壽陵本趙邑呂子首時篇云邯鄲以壽陵困于萬民而衛取

繭氏高誘注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莊子秋水有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語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蓋因陵以名地秦孝文王葬壽陵卽此通鑑注云徐廣曰壽陵在常山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誤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案是時爲衛元君非角也此誤書角河內之地秦未全有故曰魏之河內詳在穰侯傳中

夏太后死

案言死非也當依表作薨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嶠將軍擊趙反死屯畱軍吏皆斬死遷其

民于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畱蒲鶮反戮其屍

徐廣曰鶮一作鶮索隱曰古鶮字

案此節文義最難解注亦欠明趙太常曰蒲鶮恐是反者姓

名乃屯畱之卒從成嶠而反雖死猶戮其屍也將軍壁死是

承上文死屯畱句言其死狀而卒屯畱九字又就軍吏皆斬

死句抽出言之錢宮詹曰壁與蒲鶮似皆人名壁卽討成嶠

之將軍壁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屍耳錢唐陳太僕兆崙

云史文有錯簡并有缺羨處當云王弟長安君成嶠爲將軍

缺爲字

擊趙反屯畱

死字羨

將軍壁死軍吏皆斬

死字羨漢五行志無死字也

遷其民于臨洮卒屯畱蒲鶮反戮其屍蓋蒲鶮是人姓名謂

成嶠爲將軍擊趙至屯畱而反秦兵討之成嶠戰死于壁壘

之間其所將軍吏及屯畱之民從將軍反者皆斬之遷之士卒懼誅有屯畱人蒲鶮者與眾復反罪坐主帥故戮成嶠之屍也王孝廉云當作王弟長安君成嶠將軍蒲鶮擊趙反死屯畱戮其屍軍吏皆斬遷其民于臨洮蓋死字將軍字死屯畱字反字皆複出而又衍壁字卒字蒲鶮及戮其屍五字乃錯倒也四解未知孰勝

攻魏垣蒲陽

案六國表魏世家作垣蒲陽衍三城此脫書衍然攷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東之垣也而春申傳上昭王書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語是開封之長垣也則垣有兩地已與衍俱爲昭王所拔奚待始皇九年復攻此與年表世家同誤或問秦惠

文十年降蒲陽本紀雖不書而年表及魏世家書之卽春申亦以蒲與衍垣竝言子何不以爲誤邪曰惠文降蒲陽仍卽與魏紀表世家皆不載獨見于張儀傳中故此時攻之若春申之所謂蒲乃長垣之蒲鄉非蒲陽也蓋此時但當言攻魏蒲陽耳垣與衍皆屬美文

上宿雍

案裴駟謂司馬遷言上是尊尊之意殊非上者見在之稱或以稱本朝尙可若此乃誤仍秦史舊文劉知幾所謂事有貿遷言無變革也此與呂不韋傳論稱上之雍郊燕世家稱今王喜同誤蓋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刪易者故史通因習篇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具

載遷文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語同一理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漢書嚴君
平旣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于高士傳孟堅
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曰知錄二十六曰魏書
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
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唐藝文志張說撰今上實錄劉
胸必仍張說元文韋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竝舊史之文作書者失
于改削耳綜覽後先誤端一例安得以爲意在尊尊耶

王冠

案始皇年十三而立則當于七年冠此書于九年是二十二
矣疑誤或曰秦紀于惠文昭襄兩王皆于二十二歲冠蓋秦

變禮也

四月寒凍有死者

案上文已書四月則此爲重出矣豈因寒不以時重書以見異邪史詮云當更曰是月

坐嫪毐免

附案湖本譌刻嫪作繆

齊人茅焦說秦王

案茅焦事詳說苑正諫篇評林引明董份曰不先記秦政逐太后而遽述茅焦恐太簡

通鑑載茅焦事在九年閻氏若璩潛亡劄記卷五與石企齋書曾論

之

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案此紀及三輔黃圖皆言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則是時

爲始皇十年安得有之況甘泉宮在左馮翊池陽縣西

正義引括

地志云在雲陽與黃圖異

與史言迎太后入咸陽亦不合徐廣引表云咸

陽南宮是也而表無南宮之文蓋傳寫脫耳然南宮未知的

爲何宮攷漢志右扶風渭城縣注有蘭池宮

渭城卽咸陽

豈卽南

宮歟程大昌雍錄直謂南宮爲甘泉宮謬甚據說苑是時太

后從棧陽宮歸咸陽

說苑一本作棧陽非棧陽在鄠縣非雍也

竊意咸陽南宮必

在蘭池南乃太后之宮若漢稱太后宮爲東宮矣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橐陽皆并爲一軍

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案此所敘攻取之事錯雜不明蓋是役也王翦爲主將桓齮

爲次將楊端和爲末將并軍伐趙攻鄴未得先取九城王翦
遂別攻閼與橐陽而畱桓齮攻鄴翦旣取鄴翦復令齮攻橐
陽已獨攻閼與皆取之故又言取鄴橐陽桓齮將也安陽當
作橐陽必傳寫之誤安陽卽魏寧新中無論本非趙地且前
廿餘年已爲昭王拔之矣再攷王翦傳但言破閼與拔九城
而不及鄴橐陽足見取鄴橐陽是齮而非翦政與紀合年表
于趙書曰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而失書拔橐陽于秦表書
曰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止就前半事言之而亦失書取鄴
橐陽至燕世家稱拔鄴九城趙世家僅稱拔鄴則更屬疏脫
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

附案水經注十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史記秦破

趙將扈輒于武隧卽此處王莽更名桓隧矣酈公蓋引李牧傳文而不知牧傳言武遂城是誤耳河間之武遂分屬韓燕屬燕者爲李牧所拔屬韓者爲秦所取趙安得有武遂乎若卽指李牧所拔之燕武遂而秦實未嘗攻趙新有之武遂也攷趙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據此則牧傳言武遂城乃誤多一遂字而紀表之言平陽乃互見之詞故明年定平陽武城蓋秦攻得武城而兼得平陽也此平陽在魏郡鄴縣續志可據正義引括地志謂在相州臨漳縣西亦同非韓都河東之平陽也

攻趙軍于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案趙世家秦攻赤麗宜安李牧與戰肥下卻之李牧傳趙以

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則秦爲
趙所破安有取地殺將之事此秦史誕詞史公未之改爾赤
麗宜安攻而未拔則桓齮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陽武城
而已紀表不言攻赤麗略之也秦表云桓齮定平陽武城宜
安趙表云秦拔我宜安竝誤仍秦史故彼此牴牾多不齊一
秦表當衍宜安二字趙表當改拔爲攻字

取狼孟

案表亦言取狼孟番吾攷狼孟已于莊襄二年取之何待始
皇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趙世家及李牧傳竝稱牧破秦軍
于番吾則表言取番吾亦妄蓋又仍秦史而誤者也

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附案此句疑有譌脫方氏補正曰發卒受韓南陽地而使內史騰爲假守也

華陽太后卒

案表書薨是此書卒非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瘃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附案此必有錯簡缺文蓋三將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楊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羌瘃獨缺只存伐趙二字而錯出于端和將河內句下也圍邯鄲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

始皇帝母太后崩

案此當書曰秦王母太后薨是時秦未稱帝又紀文前後皆

稱秦王不應忽云始皇帝表作帝太后亦非夏太后華陽太后皆太后之姑也紀于夏太后書死華陽太后書卒而于太后書崩體例殊乖豈秦史如是書乎

王賁攻薊

附案年表及王翦傳王賁擊楚此言攻薊明是荆字之譌時賁父翦方定燕薊也通鑑作李信伐楚又誤合二事爲一矣此年秦兩攻荆王賁之攻在翦擊燕薊未歸之前李信之攻在翦定燕薊已還之後不可混也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